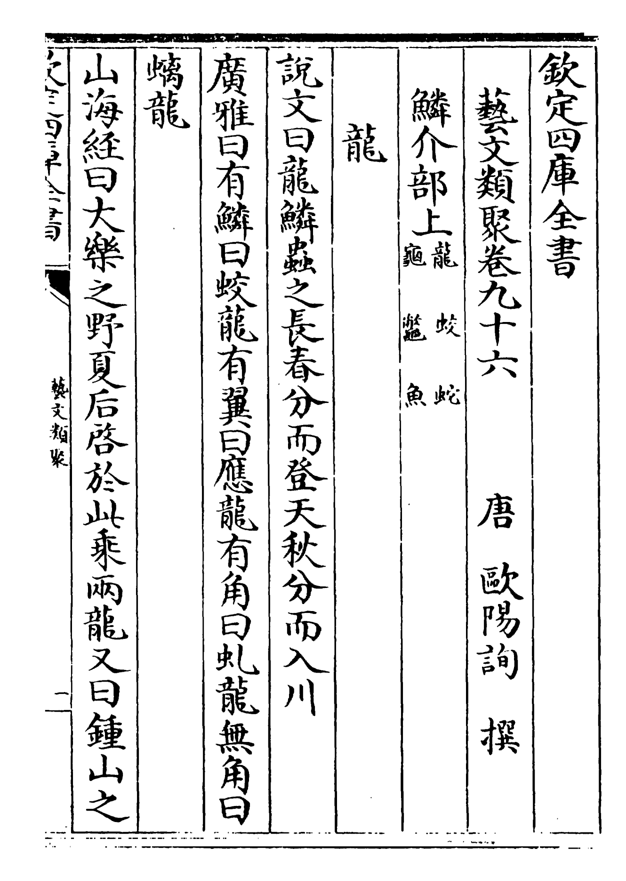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九十六

唐　歐陽詢　撰

鱗介部上

龍　蛟　蛇　龜　鼈　魚

龍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

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乘兩龍又曰鍾山之

神名曰燭龍視為晝瞑為夜身長三千里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時乘六龍以御天初九潛龍勿用象曰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德施普也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又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左傳曰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飂叔安飂古國名叔安

其君名有畜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擾畜龍以服事帝帝舜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能飲食龍夏后賜氏曰御龍龍水物也今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又曰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河圖曰黄金千歲生黄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白龍亦然玄金千歲生玄龍

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又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之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文畫之於是天龍聞而示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又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

子見老聃何規哉子曰人用意如飛鴻者為弓弩射之如遊鹿者走狗而逐之若游魚者鈎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余口張不能嗋舌出不能言又曰河上有家貧窮恃緯蕭而食者子没川得千金珠謂其子取石来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也如使驪龍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為螻蟻之所裁

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為之承輔龍反其鄉既得其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中野

括地圖曰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瘞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胷國又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

里羣龍居之多五色樹羣龍食之又曰崑崙山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

淮南子曰龍舉而景雲屬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曰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鱉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好釣於溪得白龍子解鉤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採五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陵陽山上百餘年

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日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對曰我化為魚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今君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有豫且之患王乃止

博物志曰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抱朴子曰案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十數丈方士

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著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患旱災於是方士聞有旱處便賫龍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歛以雇之直畢乃發壺出龍著淵中因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矣

龍城

齊地記曰昌平城有井與荆水通有神龍出入焉故名

外國事曰毗呵羅寺有神龍住米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後奴若長取米龍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即盈

溢

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為龍不上者魚故云曝顋龍門又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逮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道成土山故因以為名

賦晉劉琬神龍賦曰大哉龍之為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賢聖其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馬含胎春

夏房心所作軒照形角尾規矩

賛晉郭璞燭龍賛曰天缺西北龍銜火精氣為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靈又龍魚一角似鯉居陵俟時而出神靈攸乗飛騖九域乗雲上升

銘晉傅玄龍銘曰麗哉神龍誕應陽精潛景九淵飛躍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汙泥上凌太清

序魏繆襲青龍賦序曰盖青龍者火辰之精木官之瑞

蛟

說文曰蛟龍屬也魚滿三千六百則蛟爲之長率魚而飛去

山海經曰蛟似龍蛇而小頭細頸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

易緯通卦驗曰震東方也至春分日出青氣也出直震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龍蛟出

楚辭曰與汝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横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劒還涉江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拔劒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珪

韓詩外傳曰東海有勇士菑邱訢過神泉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致死飲馬果沉訢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雷神隨而擊之眇其左目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帝自潯陽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潯陽記曰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為百姓害董奉疏一符與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

王韶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厲濟者遇之必笑而没

世說曰周處年少時凶强俠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虎並皆犯暴百姓謂為三横而處既刺殺虎又入水殺蛟蛟或浮或没行數十里處與之俱三日三夜鄉中皆謂處死更相慶賀處竟殺蛟而出遂自改勵終為忠臣孝子

賛郭璞蛟賛曰匪蛟匪龍鱗采暉焕騰躍濤波蜿蜒江

漢漢武飲羽佽飛疊斷

蛇

爾雅曰螣螣蛇蟒王蛇

山海經曰巴蛇吞象三歲而出骨君子服之巳心腹之疾又曰大同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又曰泰華山有蛇肥遺六足四翼

毛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

楚辭曰蝮蛇蓁蓁

韓子曰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徙小蛇謂大蛇曰大蛇行小蛇隨之人以蛇之行者耳必殺其子子不如負我以行必以我為神也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使者萬乘之卿也不如為我舍人田成

子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巵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巵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為蛇足也昭陽乃解軍而歸

賈誼書曰孫叔敖之為兒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旦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復見之也已殺而埋之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淮南子曰夫騰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又曰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安足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士引

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壓五丁五丁踏蛇而大呼

廣志曰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櫟之裁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血出而死

玄中記曰東海有蛇邱之地險多沮洳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又曰崑崙西北有山周廻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為長九萬里蛇居此山飲食滄海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巴郡馮緄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

蛇可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後當為邉將以東為名後五年果為大將軍拜遼東太守

陳留風俗傳曰小黄縣者宋地黄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黄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灑濯入于梓宫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地鏡圖曰金寶化為青蛇

抱朴子曰或問隱居山澤治𧉮蝮之道又曰昔員邱多

大蛇又生好藥黄帝將登馬廣成子教之佩雄黄而蛇皆去也今帶武都黄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虵虵若中人以少許末抹之雄黄入瘡中立愈又曰蛇類多唯有蝮虵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方術而為此虵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燋盡而人得活也

搜神記曰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虵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虵自榛莽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

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又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

周景式廬山記曰安侯世高者安息國太子與友人共出家學道友人恚怒死受蟒報為此宮亭湖神世高於廣州為人所殺還生安息國復為王子年二十又棄國入吳來之宮亭泊船呼友人與語友人身長數十丈見世高向之胡語竟各分去暮有一少年上世高船跪受

呪願因忽不見世世高語同船人曰向少年即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蟒既見世世高從山南過死于山北今柴桑民所居虵里是也

世說曰杜預為荆州刺史時有讌集大醉輙閉齋獨眠外聞齋中嘔吐其聲甚苦有小吏開户看之止見牀上有一虵垂頭牀邉吐都不見人既出竊覺如此

異苑曰魯國中年縣蒙山上有寺廟令民欲架室者輙大虵數十丈出来驚人故莫得安焉

銘晉傅玄靈蛇銘曰嘉兹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上騰霄霧下遊山嶽進此明珠預身龍族

贊郭璞長蛇贊曰長蛇百尋厥鬣如彘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厲又騰蛇贊曰騰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升天雲龍陸莫材非所任難以久託又巴蛇贊曰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為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又蟒蛇贊曰蠢蠢萬生咸以類長惟蛇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尋大或百丈又枳首蛇贊曰夔稱

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無異駢

拇

周庾信孫叔敖逢蛇賛曰叔敖朝出容悴還家母氏顧

訪知埋怪虵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為楚相卒有榮華

龜

爾雅曰龜三足曰賁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

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

水龜十曰火龜

易曰離為龜

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左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之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壑焉其中有山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於上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使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

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十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往見焉曰願以境内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吾將曳尾於泥中矣又曰宋元君夜夢有人披髮言曰予為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

名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豫且網得白龜圓五尺獻乃殺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聞之曰神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剔之患

史記曰余至江南聞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又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月龜七曰王龜八曰九州龜神龜在江

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南方老人以龜搘牀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龜能行氣導引至神若此

說苑曰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而負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脛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山吉之憂又龜千歲能與人言

續搜神記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

江中後郛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叟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約岸迴顧而去

會稽後賢傳曰孔愉嘗至吴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放之至水反顧及愉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應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

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百二十歳邦

人謂之豕仙其羣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令仗君之靈而化吾生也始得為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粮之珍而欣君之恵將報子焉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黿銜夜光而獻之

抱朴子巢記曰千歲之黿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

異苑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黿即束之歸黿

便言曰遊不量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黿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黿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黿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乃說黿樹共言權登使伐樹煮黿立爛今烹黿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黿為元緒

賦魏曹植神龜賦曰龜號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嘉四靈之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岳白虎嘯於西岡玄武集於寒門朱雀栖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時而後翔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廻而鶴顧懼沉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

詩北齊趙宗儒詠龜詩曰有靈堪託夢無心自解謀不能著下伏强從蓮上游負圖非所冀支牀空見留儻蒙

一曳尾當為屢迴頭

賛晉郭璞爾雅龜賛曰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于火或游于著雖云類殊象二一歸亹亹致用極數盡幾

鼈

爾雅曰鼈三足曰能

易曰離為鼈

說文曰鼈介蟲也

周禮曰春獻鼈蜃

春秋外傳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羞鼈焉

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寡人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文子曰鼈無耳而不可蔽精於明也

莊子曰埳井之鼃謂東海鼈曰吾跳梁奚不時來觀東海鼈左足未入而右足已縶矣

楚辭曰駟跛鼈而上山吾固知其不能升

孫卿子曰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

淮南子萬畢術曰青塗殺鼈得莧復生又曰燒黿致鼈

列仙傳曰費長房能使社公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詣

府門椎鼓合郡患之及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觧衣

冠叩頭乞自攺即老鼈也大如車輪長房令復太守服

作一札敕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遂去視之以札立陂

邊以頸繞之而死

魏略曰高離國王侍婢有身生子主欲殺之婢云有氣

如雞子来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捐之於溷中猪以氣噓之徙馬閑馬以氣噓之王乃令其母收畜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因都王扶餘之地

搜神記曰清河宋士宗母黄初中夏在室中浴良久家人於壁穿中窺之正見木盆中有一大鼈先著銀釵猶在頭上遂入水去

賦晉陸機鼈賦曰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鼈命侍臣

作賦其狀也穹脊連脅玄甲四周遁方圓於規矩徒廣狭以妨舟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指掌鼻嘗氣而忌脂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副首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塘越高波以燕逸竄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芳荄翳華藕之垂房

晉潘尼鼈賦曰皇太子遊於玄圃遂命釣魚有得鼈而獻之者令侍臣賦之翩銜鈎以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既

顛墜於巖岸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距或曳尾於塗中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鼇乃負山而吞舟

魚

詩曰南有嘉魚又曰魚潛在淵又曰魚在在藻

月令曰立春魚上冰

莊子曰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

史記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千餘魚而

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臣欲棄前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内其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畢褰裳而趨王矣亦曩臣之所棄前魚也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盖聞囷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肉廄有肥

馬氏有飢色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且今行之矣故漁者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說苑曰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雠在吳子寧能為吾報之乎對曰臣来見道旁野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禮薄而望多也

三輔決録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帝崩昭帝小不能征討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給長安市市魚乃賤

吴越春秋曰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溪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民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舊說池中魚人姓名居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中魚燒死按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中傷良謹也

謝承漢書曰會稽陳囂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盜者囂見避於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慙不受自後無復取焉

曹植說疲氣曰鹹水之魚不遊于江淡水之魚不入于海

汝南先賢傳曰葛玄見遺大魚者元謂暫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黒色如木葉而飛又

玄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中須史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又曰介象與吳王論鯔魚為上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須史得鯔魚帝驚喜乃使厨人切之象又往蜀市薑有頃而反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鬐而登乎龍門而為龍又一術士淩波蹈流而不陷揺鈴行歌飄浪於龍門

而終日棲遲而不化又曰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偽求乎

蕭廣濟孝子傳曰陳元太子也後母謗之陳矦令元自殺元投遠水魚負之以出元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又曰巴郡杜孝役在城都母喜食生魚於官得生鱓截竹盛魚二頭沉水中曰我母如得此妻出渚得之笑曰是我壻寄乃以進母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人釣魚綸絶而去夢於漢武帝

求去其鈎明日帝遊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
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詩梁張纘詠躍魚應詔詩曰戲鱗隱繁藻頒首承綠漪
何用游溟澥且躍天淵池
陳張正見賦得魚躍水花生詩曰漾色桃花水相望濯
錦流躍浦疑珠出依池似鏡浮淩波銜落蘂觸餌避沉
鈎方游蓮葉外詎入武王舟
陳阮卓蓮下游魚詩曰春色映澄陂涵泳且相隨未上

龍門路聊戲芙蓉池觸浪蓮香動乘流葉影披相忘自
有樂莊惠豈能知
隋岑德潤魚詩曰翻影侵波合珠光帶水新蓮東自可
戲安用上龍津
賦晉王廙釣魚賦曰然後抽纖繳振修竿垂銀鈎運金
丸懸鮪鮸挂鴻鸞連翩雲際浼澼漪瀾
晉摯虞觀魚賦曰觀鱗族於濊池兮眺羽羣於瀨涯乃
有淯泉之鯉濯陂之鰋浼澼涌躍没浪赴遠集于曲崖

之隈逐乎澹淡之深横聚輻庱或躍或沉倏爍攸驛眩目驚心汎濫爵於通溝因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

藝文類聚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九十七　　唐　歐陽詢　撰

鱗介部下　螺　蚌　蛤　蛤蜊　烏賊　石蛙

螺

爾雅曰蠃小者蜬

易曰離為蠃

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袁紹河北軍人仰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部蕭條

搜神記曰晉安謝端侯官人少孤年十八恭謹自守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斗許取貯瓮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端疑之於籬外窺見一少女從瓮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答曰妾天漢中白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為守舍炊煮待卿取婦當還去今無故相伺不宜復留今留此殼貯米穀可得不乏忽有風雨而去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有大螺如甌從邊直旁截破因

成杯形或合而用之螺體蜿蜒委曲酒在內自注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為樂又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肉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為魚所食殼乃浮出人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與觴無異故因其象鳥而作兩目兩翼也又曰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王韶始興記曰桂陽貞女峽傳曰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忽化為石人今形高七尺狀如女子

異苑曰鸚䳒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庾闡所謂鸚䳒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詩宋謝惠連詠螺蚌詩曰輕羽不高翔自用絓網羅纖鱗惑芳餌故為鉤所加螺蚌非有心沉迹在泥沙文無雕飾用味非鼎俎和

蚌

易曰離為蚌

大戴禮曰十一月雉入淮為蜃蜃蒲盧也

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缺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趙惠王曰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

䶂

淮南子曰明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也

徐衷南方記曰珠蚌殻長三寸在漲海中

盛弘之荆州記曰馬牧城東三里有蚌城相傳云飢年民結侶採蚌止憩其中故因為名又云城隨洲勢上大尖其形似蚌故有蚌號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是樂有先人

草廬廬于東坑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賛晉郭璞蚌賛曰萬物變蜕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懐璫與月盈虧協氣晦望

蛤

說文曰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蠣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復老服翼所化

本草經曰文蛤表有文又曰馬刀一曰名蛤

禮記曰季冬雀入水為蛤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曰仙藥次有白水靈蛤

南越志曰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

論晉裴頠崇有論曰鳥無胃肺蛤蜃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

啓陳徐陵謝賚蛤啓曰比鴻雀入猶新纔變秋程已聞冬獻

蛤蜊

淮南子曰若士乃捲龜殻而食蛤蜊

論衡曰若士食蛤蜊之肉乃與民同食安能升天

抱朴子曰蛤蜊加煮炙凡人所能啖況君子與士乎

臨海土物記曰蛤蜊殻薄且小

啓梁元帝謝賚車螯蛤蜊啓曰車螯味高食部名陳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藥雀文始化燕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

陳徐陵謝東宮賚蛤蜊啓曰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

海童冐玆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

烏賊

本草經曰烏賊魚骨治寒熱驚風

南越記曰烏賊魚有矴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下矴而住

腹中血及膽正黑中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故

俗曰是海君白事小史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上烏

見以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賊今之烏化之

臨海異物志曰烏賊之骨其大如楯居者一枚作鮓滿

器受五升

啓陳徐陵謝勑賚烏賊啓曰變逯庸臣伏增銘悚

石蛣

賦梁江淹石蛣賦曰石蛣一名紫𧏮蚌蛤類也春而發華有足異者夫海若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旣鑪天而鑄形光避伏而不曜知埋冥而難發何弱命之不禁遂永至於天閼請去海人之仄陋充公子之嘉客儻委身於玉盤從風雨其何惜

蟲豸部

蟬

爾雅曰蜩蜋蜩螗蜩蠽茅蜩蝒馬蜩蜺寒蜩

方言曰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蟜或謂之蝒馬其小者謂之麥蚻又曰蛥蚗齊謂之螇螰楚謂之蟪蛄自關以東謂之蛁蟧

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季夏之月寒蟬鳴

毛詩曰螓首蛾眉

莊子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有道耶曰我有道五六月累二丸而不墜則失者錙銖又曰鵬之飛搏扶摇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奚以九萬里而南為

楚辭曰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

華嶠漢書曰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蜋方向鳴蟬蟬將去螳蜋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螳蜋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

風土記曰七月而螻蛄鳴於朝寒螿鳴於夕

搜神記曰淮南内史朱誕給使妻有鬼病夫疑為姧密窺見婦在機中織望桑樹上所笑見樹上有十四五小兒衣青布褶青緂頭乃射之化為鳴蟬其大如箕飛去

詩古詩曰庭前有奇樹上有悲鳴蟬

陳張正見寒樹晚蟬疎詩曰寒蟬噪楊柳朔吹犯梧桐葉迥飛難住枝殘影共空聲疎飲露後唱絶斷絃中還因揺落處寂寞盡秋風

梁簡文帝聽早蟬詩曰草歇鶗鳴初蟬思落花後乍飲

三危露時蔭五官柳莊書晒鵬翼衛賦宜蟟首桂樹可淹留勿謂山中久

梁沈約聽蟬鳴應詔詩曰輕生宅園籞復得棲嘉樹豈敢擅洪枝輕條遭所遇葉密形易揚風迴響難住

梁褚澐賦得蟬詩曰避雀芳枝裏飛空華殿曲天寒響屢嘶日暮聲逾促繁吟如欲盡長韻還相續飲露非表清輕身易知足

梁范雲詠早蟬詩曰生隨春冰薄質與秋塵輕端綏挹

宵液飛音承露清

隋王由禮賦得高柳鳴蟬詩曰園柳吟凉久嘶蟬應序驚露下縷恒濕風高翅轉輕葉疎飛更迥秋深響自清何言枝裏翳遂入蔡琴聲

陳劉删詠蟬詩曰聲流上林苑影入侍臣冠得飲玄天露何辭高柳寒

陳江總詠蟬詩曰白露凉風吹朱明落照移鳴條噪林柳流響遍臺池忖聲如易得尋忽却難知

賦後漢蔡邕蟬賦曰白露凄其夜降秋風肅以晨興聲嘶嗌以沮敗體枯燥以氷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潜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後漢曹大家蟬賦曰伊玄蟲之微陋亦攝生於天壤當三秋之盛暑陵高木之流響融風被而來遊商焱厲而化往

魏陳王曹植蟬賦曰唯夫蟬之清素潜厥類于太陰在炎陽之中夏始遊豫於芳林内含和而弗食與衆物而

無求棲高枝而仰首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快閑居以遁暑苦黄雀之作害患螳蜋之勁斧有翩翩之狡童運微黏而我纒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秋霜紛以宵下晨風冽其過庭氣憯怛而薄軀足攀木而失莖吟嘶啞以沮敗狀枯槁以喪形

晉明帝蟬賦曰尋長枝以凌高静無為以自寧邈為獨處弗累于情在運任時不慮不營

晉温嶠蟬賦曰飢噏翁晨風渴飲朝露

晉陸士龍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思之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伊寒蟬之感運迓嘉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禀乾元之清靈體貞粹之淑質吐嘒嘒之哀聲容麗蜩螗聲美宫商飄如飛焱之遇驚風眇如輕雲之麗泰陽爾乃振

修蘖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翰抱朝華之墜露含煙熅以夕飧望北林以鸞飛集樛木而龍蟠若夫歲聿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我行永久或哀之子無裳原思歎於蓬室孫竹吟於首陽不銜草以穢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鳲鳩節妙乎鷦鷯附枯枝以永處倚峻林之迥條乃綴以玄冕增成首飾映華蟲於朱衮表馨香乎明德

晉傅咸黏蟬賦曰櫻桃爲樹則多陰爲菓則先熟有蟬

鳴焉聊命黏取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
至亦猶人之得意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有嘉果之
珍樹蔚弘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
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纎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
在斯茍得意於所歡會往黏之莫知匪爾命之遵薄坐
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躭寵請兹覽以自規又鳴蜩賦
曰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
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頹曷時逝之是感

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於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讜之是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棲

晉孫楚蟬賦曰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如羅纚形如枯槁終日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宋顔延之寒蟬賦曰始蕭瑟以攢吟終嬋媛而孤别越客發度障之歌代馬懐首燕之信不假𧸖於范冠豈鏤

體於人爵折清飈而不淪團高木以飄落

詩隋盧思道聽鳴蟬詩曰此聽悲無極羣嘶玉樹裏迴

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風朝露實多宜

秋日高鳴蟬獨見知輕身藏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

還續酸傷更合離暫聽別人心即斷才聞客子淚先垂

故鄉已迢忽空庭正燕沒一夕復一朝坐見涼秋月河

流帶地從來嶮峭路于天不可越紅塵早弊陸生衣明

鏡空悲潘掾鬢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鍾列鼎自相求西

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拒龍樓詫客恒持小冠出趟使常懷寶劒遊學仙未成便尚主尋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田單倦土牛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遊馬

贊晉郭璞蟬贊曰蟲之精絜可貴惟蟬潛蛻棄穢飲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梁昭明太子蟬贊曰茲蟲清絜惟露是餐寂寞秋序咽

哳夏闌定伊不美矅彼華冠

蠅

爾雅曰蠅醜扇好摇翅也

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韓子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氷致蠅

焦贛易林曰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别白黑敗亂邦國

漢書曰成帝建始中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宫殿中朝

者坐公卿已下朝會坐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之矢積階西東可五六石以問龔遂曰陛下在側讒人衆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揚子法言曰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侣朱而非朱

謝承後漢書曰郭諒師事李固喬固之誅詣闕上書乞收斂不聽因往守視其喪扇護蠅蟲又楊章爲杜喬所辟爲平原令棄官還聞固喬暴尸星行赴雒著弊衣赤幘守其屍驅護蠅蟲天子嘉其忠義聽殯斂之

魏畧曰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虞翻别傳曰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無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益部耆舊傳曰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勑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

考問以淫殺夫

異苑曰晉明帝常欲肆赦乃屛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有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徧

賦晉傅咸青蠅賦曰幸從容以閑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為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味之鮮潔蠧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就閨寓之得情

書漢張敞書曰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

論後漢班固難莊論曰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蚊

爾雅曰鷏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故名蚊母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蟁蝱不食天駒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下有極小乎對曰有蟲巢於蚊睫再乳而飛蟲不為驚名曰焦螟

列子曰江浦之閒生麼蟲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見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聽之弗聞其聲唯黄帝與廣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㸌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形涉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

以有聲涉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喻其大

東方朔傳曰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游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鬬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亾夜存嗜肉惡煙為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蟁舍人辭窮當復

脫褌

莊子曰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日中何以語汝肩吾曰以

已出仁義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又曰由天之道觀惠施之能其一蚊之勞者耶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蝱噆膚則通宵不寐矣
鶡冠子曰夫蚊蝱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翶翔而成其容
荀卿子曰空中有人名曰鮫蚊蝱之聲聞則挫其精
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蚊蝱適足以翶
神異經曰南方蚊翼下有小飛蟲焉生九卵復成九子飛

而俱去蚊遂不知

續搜神記曰吳舍人名猛小兒時在父母膝下夏日多蚊蝱而終不揺扇有同宿人覺問其故荅曰懼蚊蝱去嗜我父母耳

蕭廣濟孝子傳曰展勤少失父與母居傭作供養天多蚊臥母床下以身當之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呴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

子戹於陳蔡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為緱氏令蝗蟲不入界盖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䖟䖟之類也何能知卓公之化乎使賢者處於深野之中䖟䖟不入其舍乎

賦晉傅選䖟賦曰水與草其漸茹育兹孽而為蚊鐫味鋭於秋毫剌鋸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生傅羽翼而能飛肇孟夏以明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羣

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迺飡膚以療飢妨農功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

蜉蝣

爾雅曰蜉蝣渠畧（似天牛而小有角）

說文曰秦晉之閒謂之渠畧又曰蠂蟲也一名蜉蝣蓋朝生暮死

廣志曰蜉蝣可燒啖美於蠂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蜉蝣有殷殷衆也

毛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詩疏義曰樊光云是糞中蟲隂雨而為之朝生夕死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人以數離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也

賦晉傅咸蜉蝣賦曰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陋質羌采采而自修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妾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蛺蝶

列子曰烏足之葉為胡蝶

莊子曰昔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歟胡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詩古詩曰胡蝶胡高飛暮宿桑樹間

梁簡文帝詠蛺蝶詩曰空園暮煙起逍遥獨未歸翠鬣藏高栁紅蓮拂水衣復此從風蝶雙雙花上飛寄語相

知者同心終莫違

梁徐防賦得蝶依草詩曰秋園花落盡芳菊數來歸那知不夢作眠覺也恒飛

螢火

爾雅曰螢火即炤燐

廣雅曰景天螢火燐也

呂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照一名熠燿一名救火一名景天一名據火一名挾火

禮記曰季夏之月腐草為螢飛蟲螢火也

毛詩曰町畽鹿場熠燿宵行

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日用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

詩梁簡文帝詠螢詩曰本將秋草幷今與夕風輕騰空類星隕拂樹若花生井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

梁元帝詠螢火詩曰著人疑不熱集草訝無烟到來燈下暗翻往雨中然

陳楊縉賦得照映秋螢詩曰秋窓餘照盡人暗早螢來忽聚還同色恒然詎落灰飛影黃金散依帷縹帙閒舍明自不息夜月空徘徊

賦晉傅咸螢火賦曰余曽獨處顧見螢火熱以自照而為之賦潛空館之寂寂意遥遥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憂悄悄以傷情感詩人之攸懷覽熠燿於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欲增暉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期自竭於陋形進不競於天光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於賢臣於疏

外而盡誠假乃光而喻爾賦庶有表乎忠貞

晉潘安仁螢火賦曰嘉熠燿之精將與衆類乎超殊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太陰之玄昧抱夜光以清遊熲若飛電之霄逝彗如移星之雲流動集揚暉灼如隋珠熠熠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熲熲若金流之在沙噏湛露於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欲於萬物豈顧恤於網羅

晉郭璞螢火賛曰熠燿宵行蟲之微么出自腐草烟

若散漂物之相煦孰知其陶

蝙蝠

爾雅曰蝙蝠服翼

方言曰蝙蝠自關東謂之伏翼或謂之飛鼠或謂之仙鼠

吳氏本草曰伏翼或生人家屋間立夏後陰乾治目冥令人夜視有光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瑶光則伏翼兩頭並翔廣江淮山

瀆之祠則瑤光明伏翼九足

孝經援神契曰道德遺遠蝙蝠伏匿故夜食

玄中記曰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吳婁縣記曰太湖東邉別小山名曰洞庭有三穴中有大蝙蝠如烏拂救人火

臨海記曰黄石山泄水東南五峴路口有鍾乳穴中伏翼大如鵞鴨

賦魏陳王曹植蝙蝠賦曰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為毛飛而含齒巢不哺鷇空不乳子不容毛羣斥逐羽族下不蹈陸上不馮木

叩頭蟲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吐血皆從所教如似稽顙故俗呼為叩頭蟲

賦晉傅咸叩頭蟲賦曰盖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

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讎無咎生於惕厲悔悋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爲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蚤蝨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爲讎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蜋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跼蹐以祇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蛾

爾雅曰蛾羅蚕蛾也

說文曰蛾蚕化飛蟲也

廣志曰有蚕蛾有天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為蛾甚衆

淮南子曰食桑有絲曰蛾

漢書曰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

古今注曰蛾飛廣五六丈

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琰封蚕蛾令吾射之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

賦晉支曇諦赴火蛾賦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貪身如蛾投火誠哉斯言信而有徵也翔無常宅集無定栖類聚羣分塵合電分因温風以舒散乘遊氣以徘徊於是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昏芒燭曜庭宇燈朗幽房紛紛羣飛翩翩來翔赴烈焰而體燋投煎膏而身亾

蜂

爾雅曰蜂醜螸土蜂木蜂

廣雅曰范蜂也

禮記曰郕人有其兄死而不為縗者聞子臯將為郕宰遂為縗郕人曰蚕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縗

春秋潭潛巴曰朝有大蜂武士中蜂赤強黒不梁 蜂有刺毒以折難武士象也梁或為良

韓詩外傳曰稷蜂不勦而社鼠不燻非以稷蜂社鼠之神也其所託者然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楚辭曰玄蜂若壺

博物志曰人家養蜂以木為器開小孔以蜜塗器捕取三两蜂内器中宿昔蜂飛出將伴來作蜜多少隨歲豐儉

葛仙翁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請先作一奇戲食未竟仙公曰諸君得無邑邑欲見乎即吐口中

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自不螫人耳
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皆飛還入口中成飯食之
抱朴子曰雞有搏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之
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技御亦是耳
詩梁簡文帝詠蜂詩曰逐風從泛漾照日乍依微知君
不留眄銜花空自飛
賦晉郭璞蜜蜂賦曰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明族有
叢瑣之細蜂亦策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園薈遠翱翔乎

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飈迴紛紜雪亂混沌雲頽景翳燿靈響迅風雷爾乃眩猨之雀下林天井青松冠谷赤蘿綉嶺無花不纒無隙不省吮瓊液於懸峯吸赮津乎晨景於是迴鶩林篁經營堂扂繁布金房疊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為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散似甘露凝如割肪氷鮮玉潤髓滑蘭香百藥須之以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恒據中而虞難營翠微而結落黴號明於羽族閑衛固乎管籥誅戮峻於鐵鉞

招徽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蟋蟀

爾雅曰蟋蟀蛬也

方言曰楚謂蜻蛚為蟋蟀或謂之蛬南楚謂之王孫即趣織也

禮記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

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斯螽莎雞之類世謂之蜻蛚

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

詩義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趣織鳴嬾婦驚

京房占曰七月建申律為夷則蟋蟀鳴

賦晉盧諶蟋蟀賦曰何兹蟲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享神氣之么㣲體含容之微陋嘤嘤咧咧翾翾翩翩候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斡遷

尺蠖

爾雅曰蠖尺蠖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晏子曰弦章謂景公曰尺蠖食黄即身黄食蒼即身蒼

賦宋鮑照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詘非令薄當靜泉渟遇躁風驚起軒驅以曠跨伏累氣而併形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就觀於物消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

賛晉郭璞尺蠖賛曰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體

此屈申論配龍虵見歎聖人

蟻

爾雅曰蠪虰螘蝨飛蟻蟻其子蚳

山海經曰朱蟻其狀如蟻在崑崙墟

禮記曰腶修蚳醢

大戴禮曰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中也

抱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

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右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隨磨左迴焉

齊諧記曰當陽董昭之嘗乗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遑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蹹殺之昭意甚憐此蟻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

云僕不慎墮江慙君濟活僕是蟲王君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後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遂得免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守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焦赣易林曰震之蹇蟻封穴戸大雨相集又曰蚍蜉戴粒留不上山推却蹶頓乃傷其顔

吳録曰九真移風縣有土赤如膠人視土知蟻因墾以木枝其中則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螳蜋子蜱蛸折漆以

染堅凝絮其色正赤所謂赤絮則此膠也

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博物志曰蟻知將雨

符子曰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沒而下潛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鼇之行月餘未出羣作也數日風止海中隱淪如岊其高槩天或游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

乎我之戴粒也逍遥乎壊封之巔歸服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已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異苑曰桓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矟乗其裝馬從𡉚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為羣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既快人亦便能縁機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害輒來聚力所遽還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窟中謙後誅滅

賦晉郭璞蚍蜉賦曰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鶩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懾龍剱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真流頳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齊國之窮師由東山之高垤感萌陽以潛出知將雨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悊

蜘蛛

爾雅曰蜘蛛蛛蝥又曰蠨蛸長踦又曰土蜘蛛草蜘蛛又曰長踦毛詩之蠨蛸也

毛詩曰蠨蛸在戶

廣志曰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蜘蛛在地上春行草間秋系在草有在器下有以絲於籬壁間緣壁捕蠅者長脚在壁屋為絡者

異苑曰陳都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

猶來往不絶心患悔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縁
牀就琅便宴爾怡悦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懈
焦贛易林曰未濟之蠱蜘蛛作網以伺行旅青蠅求膏
腴觸我羅域爲網所得死於網國又曰井之遯蜘蛛南
北巡行網罟
符子曰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見蜘蛛
布網曳繩執豸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
觀之顧其臣咎犯曰此蟲也知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

布其網曳其繩執豸以食之況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又孰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賦晉成公綏蜘蛛賦曰獨星懸于浮處遂設網于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馮廣厦右依高廊吐絲屬絡布網引網纖羅落莫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蠅昏歸營營羣聚薨薨亂飛挂翼繞足鞘絲罥圍衝突必獲犯

者無遺

螳蜋

爾雅曰莫貈螳蜋蛑不過蟷蠰也其子蜱蛸一名蟳蟭螳螂卵

方言曰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虰或謂之蝆蝆

廣雅曰芊芊𧇫肬螳蜋也

禮記曰仲夏之月螳蜋生

莊子曰螳蜋怒臂以拒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美者也又曰莊周游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

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睹一蟬而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且將捕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狠焉而反走虞人逐之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蜋也爲蟲知進而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勇蟲矣迴車避之勇士歸之焉

禮記曰鄭注云螳蜋螵蛸母也

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貈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厖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多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是以注云螳蜋螵蛸母也

賦晉成公綏螳蜋賦曰仰乃茂陰俯緣條枝冠角峩峩足翅岐岐尋喬木而上綴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峙延頸鵠望推騶徐翅舉斧高抗烏伏虵騰鶴擊隼放俯飛

蟬而奮猛臨螗蛄而逞壯距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所尚乃有翩翩黄雀舉翮高揮連翔枝幹或鳴或飛覩茲螳蜋將以療飢厲嘴脅翼其往如歸

贊

晉郭璞螳蜋贊曰螳蜋飛蟲揮斧奮臂當轍不迴勾踐是避勇士致斃厲之以義

藝文類聚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九十八至一百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璧

藝文類聚卷九十八

唐 歐陽詢 撰

祥瑞部上 祥瑞 慶雲 甘露 木連理 木芝 龍 麟

祥瑞

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

字林曰禎祥也福也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四靈以為畜則獸不狘又曰聖王用民必順使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

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寳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山出銀甕丹甑之器及人象車也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宫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竝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

即嘉禾生蓂莢起德至鳥獸即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
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雲出芝實茂陵
出黑丹山出器車澤出神馬德至淵泉即黃龍見醴泉
涌河出龍圖雒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名珠德至八方
即祥風至鍾律調四夷化越裳來孝道至即萐蒲出庖
厨不摇自扇於飲食清凉助供養也繼嗣平即賔連生
於房戸賔連者木名也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戸象繼嗣
也日歴得其分即蓂莢生於階間蓂莢者樹名也月一

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賢不肖位不踰即平露生於庭平露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即生不得其人即死矣狐九尾何狐死首卭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九配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者益於民人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

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之而上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曰三苗為一穗意天下其和為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矣

春秋演孔圖曰趣作法聖沒周姬亾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訖題曰麟得之月天當有血書端門子夏至期往視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蜚烏化為帛烏消書出署曰演孔圖

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上幸長安祠長陵還洛陽宮是時醴泉出於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又曰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上遂不聽是以史官鮮記焉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鳳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龍四青龍黄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兎白鹿白鷰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實日月不絶

載於史官不可勝紀

論衡曰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祥風甘露景星嘉禾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班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溢於過實瑞應之物或無失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不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

風祥露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
日一雨褒之甚也
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有國
河出綠圖地出乘黄天錫武王黄烏之旗
呂氏春秋曰凡帝王將興天先見祥昔黄帝祭天先見
大螻螾黄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上黄其事則土
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故其色
上青其事則木成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八水湯曰金

氣勝金氣勝故其色上白其事則金也文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上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上赤其事則火

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也其時不失其序日月淑清而揚光

晉中興書曰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為秣陵塹北山絶其勢今建康即秣陵西北界所塹即建康南淮中也按始

皇東遊之歳至孫權僣號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矣且秦政東遊至今五百二十六年所謂五百年後當有王者也

賦魏劉劭嘉瑞賦曰乾坤交泰嘉瑞降靈皓雉呈其潔質素威效其人形白兔揚其翰耀黄龍燿其神精章光列之焞燿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於篇籍貽來業而無名實明德之所墜宜允

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之不寧方將收麒麟於玄圃栖鳳皇於軒檻舞鸞鳥於中唐聆鸑鷟之和鳴弄蓮蒲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於億齡超三五而無儔與泰初乎齊聲

頌魏何晏瑞頌曰若稽古帝魏武哲欽明文思罄民生之俊德懿前烈之極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聿廸明命肇啓皇基夫居高聽卑乾之紀也靡德不酬坤之理也故靈符頻繁衆瑞仍章通政辰修玉燭告祥

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於華澤鳳鳥鳴于高岡麒麟依于圃籍䖘虎類于坰疆鹿之麑麑載素其色雉之朝雊亦白其服交交黄鳥信我中𤀹儵儵嘉苗吐頴田疇

表周王褒上祥瑞表曰明王孝治岳瀆所以効靈至人澤及風雲以之懸感是以若霧非霧天道叶至德之符似煙非煙觸石表嘉祥之氣玄黄蕭索之輝丹紫輪囷之狀豈止唐帝沉璧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如車蓋

慶雲

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非氣非煙五色氛氲謂之慶雲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洛書曰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黃雲扶日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白雲起成王觀於河東雲至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為人黑色大耳其政和平

時則景雲至

春秋合誠圖曰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丈形象太帝常為黄雲覆蓋之蔑食不飢年二十寄伊長家無夫出觀三河奄然陰雨風赤龍與慶都合有娠而生堯也

尚書大傳曰俊於時人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卿雲帝乃倡之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嘉氣也

漢書曰高祖遊芒碭山上常有雲氣又曰武帝封泰山夜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又曰宣帝祠甘泉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

漢武故事曰上幸梁父祠地上親拜用樂焉其日上有白雲又有呼萬歲者禪肅然白雲為蓋

魏志曰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

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

春秋演孔圖曰黄帝之將興黄雲升於堂文命之侯玄

龍銜雲於陽白雲入房

春秋運斗樞曰樞得則景雲出又曰天子孝則景雲出

游

車頻秦書曰苻堅立有黄雲五色迴遶臺觀時以為景

雲

賛宋孝武帝景陽樓慶雲賛曰非煙非雲𠀤紫流光懸

華曜藻奮鬱臺堂粤予休明震乎珍祥積慶有文靈胤無疆

甘露

廣雅曰湒湒瀼瀼湛湛泥泥露貌也

山海經曰軒邱鳳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

禮記曰聖王所以順而弗悖也天降甘露地出醴泉

鶡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下

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私一物又曰伊尹說湯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其色若紫

論衡曰儒者論甘露言其味甘必然也若甘雨霽而陰翳者謂之甘雨謂水味之甘也

三輔故事曰漢武以銅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十圍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也

漢武故事曰承甘露盤仙人掌擎玉盃爲取雲表之露

東觀漢記曰明帝夜夢見先帝太后覺悲不能寐明旦

上陵樹葉有甘露上令百官採之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陸閎為頴川太守致鳳皇甘露之瑞又曰吳郡沈豐為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泉陵洮陽五縣流被山林膏潤草木又曰山陽百里嵩為濟南相甘露降於郡安帝嘉之徵拜大鴻臚又曰百里嵩為徐州刺史甘露再降廳事前樹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但日飲天酒天酒甘露也

漢書曰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大赦以甘露連降改年為甘露

白虎通曰甘露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

五經通義曰和氣津凝為露露從地生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二十年甘露下日南朱梧積四十五日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甘露二十七降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至天氣感而甘露降郡縣甘

露七十降譙降盱眙方七十五畝
抱朴子曰何以知天上不有甘露之淵須太平而灑之地中不有醴泉之源待有道而涌之耶
孫氏瑞應圖曰甘露者神露之精也其味甘王者和氣茂則甘露降於草木一本曰食之令人壽一本曰耆老得敬則松柏受甘露尊賢愛老不失細微則竹葦受甘露
詩北齊邢子才應詔甘露詩曰膏露且漸洽凝液汭於

旗草木盡霑被玉散復珠霏誰謂穹昊遠道合若應機
頌北齊邢子才甘露頌曰歷選列辟逖聽前聞三才易
統五運相君皇極攸序庶類以分乃忠乃敬或質或文其一
赫矣景命烝哉上聖大德大名至道無競川停岳路
雲臨水鏡望日齊明瞻天比映其二功深微禹業隆作周
英華内積文教外修廣輸四海提封十洲紫川北注赤
水南流其三宸居丙極恭巳萬國聖敬日漸王猷允塞禮
有大成樂無愆德用天之道順帝之則其四政平民豫歲

稔時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風輪蹑漢毛舟沉河王龜出沼鳴鳳在阿（其五）休徵屢動感極迴天流甘委素玉潤氷鮮蜜房下結珠琲上懸布濩林野灑散旌旃（其六）日月已明宇宙已廓鼓缶成詠挹水為樂以為玄黄猶參沃若取慰天壤用忘溝壑（其七）

魏陳王曹植露盤頌曰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仍降使王為頌銘

詔魏明帝與東阿王詔曰昔先帝時甘露盤以來甘露
仍降芳林園仁壽殿前
表晉范汪在東陽郡表曰瑞日所統長山諸縣林中木
葉上朝有凝露其味如蜜夕乃溜地耆老咸謂甘露
議蔡謨答蘭臺議曰被符宣令賀甘露至不朝者天雨
不朝禮也今不朝則不應賀
啓晉翟鏗啓庾翼述甘露曰甘露降學堂柳樹與幹吏
共嘗味極甜宜表賀翼答曰甘露自古佳祥而頃天下

多故何以致此且其味尚薄未知瑞應否而近得一白兎尚羸小且養之弁上

木連理

瑞應圖曰木連理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一本曰不失小民心則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木連理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時則松柏為常生

京房易傳曰木同本異枝其君有慶鄰邑來附者吉木

生於君屋上及朝廷其君聖子木王而有寳其國有慶

木生於城脊一圍以上長數文此謂城強其君大昌

東觀漢記曰安帝延和三年衛縣木連理又其年定陵

縣木連理

袁山松漢書曰建和二年河東木連理

魏略曰文帝嗣立為魏王是歲天下奏醴泉涌木連理

干寶晉紀曰武帝自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木連理八

生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同一則木連理連理者仁木也或異枝還合或兩樹共合建元元年木連理四一生膏山一生武昌一生汝陰一生汝陽泰興元年又生武昌

頌

湛方生木連理頌曰相彼神奇遠見禎祥同根連柯木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惟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丕顯奕世休風載揚

表

晉范甯為豫章郡表曰永修公國相萬主解列到縣

巡行邑治縣西北出二里有林中兩桐樹下根相去一丈上枝相去丈八連合成一

木芝

爾雅曰菌芝也

說文曰芝神草也

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

瑞應圖曰芝英者王者親近耆老養有道則生

離騷曰采三秀兮於山澗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又曰善養老則芝茂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陵出黑芝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甘泉宮中産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又曰宣帝神雀元年金芝九莖産於涵德殿銅池中

淮南子曰巫山之上從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

漢武内傳曰西王母仙之上藥有大真紅芝草

東觀漢記曰光和四年郡國上芝英

續漢書曰章帝建初五年零陵獻芝草

論衡曰建初三年零陵泉陵縣女子傅宅内生芝五本長者尺四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酆遣門下掾奉獻皇帝悦懌賜錢衣詔會公卿國上計吏皆以芝草告示天下

古今注曰章帝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建初五年芝出頴川常以六月中生一葉五歲五重春青夏紫秋白冬黑色十月後黃氣出上尺五寸

仲長子曰哀帝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宫延年廐後東廡樹及永巷南園合歡樹議者以為芝草

抱朴子曰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菌芝各有百許種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千歲又曰石桂英芝名生岩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木

芝者松脂淪地千歲化為茯苓茯苓萬歲其上有小木狀似蓮葉其名曰木威食之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焦帶之辟兵又曰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杭不過徑尺以還又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兵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又曰青雲芝生於名山之陰大青石間青蓋三重上有雲

氣覆之味辛甘以陰乾食之令人壽千歲不老能乘雲通天見鬼神又曰黄龍芝生於神山之中狀如黄龍味辛甘以四時採陰乾治日食一合壽萬歲令人光澤又曰金蘭芝生於名山之陰金石之間上有水蓋莖出入秋旬求之飲其中水壽千歲耳目聰明又曰龍仙芝狀似升龍之類葉為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株則壽千歲又曰紫朱芝其莖黄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輒相連而垂如貫珠也又曰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

三寶又曰行山中見小人乘馬車長七八寸者肉芝生
取服即仙又曰蒼山岑石之中赤雲芝下狀如人竪竪
如連鼓其色如澤以夏採之陰乾食之令人乘雲能上
天觀見八極通見神明延壽萬年又曰月芝生於名山
之陰崑崙之山大谷源泉金石之中又曰山芝者韓衆
所食也與天地相極延年壽通神明矣又曰火芝常以
夏採之葉上赤下莖青赤松子服之常在西王母前隨
風上下往來東西又曰人芝生名山之陰青蓋白莖乾

治食日半合則使人壽入水可久也又曰月精芝秋生山陽石上莖青上赤味辛苦盛以銅物十月食之壽萬歲又曰黑芝生於山之陰大谷中白蓋赤莖味甘秋採之陰乾日食令人身輕齒堅與天地無極又曰火芝生於名山之陽其色黃澤大如車蓋又曰金芝生於金石之中青蓋莖味甘辛以秋取陰乾治食令人身有光壽萬歲又曰萬年芝令人不老延年九千又曰夜光芝出於名山之陰大谷源泉中金石間上有浮雲翔其上有

五色有目如兩日又曰白雲芝生於名山之陰白石上有白雲覆之白蓋二重味辛甘小苦以秋採之陰乾治食令人身輕齒堅又曰金芝生於山無蓋青莖陰乾治食日一合不中風雷令人色光澤也又曰雲母芝生於名山之陰青蓋赤莖味甘以季秋竹刀採之陰乾治食使人身光壽千萬歲醮以牛脯又曰華芝生於名山之陽及出央山大谷源泉水中赤蓋白莖上有兩葉三實又曰鬼芝青蓋長莖陰乾屑之日食五合所見神明令

人長生

詩梁庾肩吾芝草詩曰踟躕玩芝草淹留攀桂叢桂叢方偃蹇芝葉正玲瓏如龍復如馬成闕復成宮黃金九華發紫莖六英通隱士蒼山北神仙海穴東隨丹聊變水獨搖不須風

賛魏繆襲神芝賛曰青龍元年神芝產于長平之習陽其色丹紫其質光耀其長尺有八寸五分其本圍三寸有三分上別為三幹分為九枝散為二十六莖圍則一

寸九分葉徑二寸七分其幹洪纖連屬有似珊瑚之形其吐柯載葉祥明蠲絜考圖案牒盖美乎所同於前代者矣

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採食之則延年不終與真人同又神農氏論芝云山川雲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皆為聖王休祥焉自漢孝武顯宗世號隆盛而元封永平所紀神芝方斯蔑如也且其枝幹條莖本末相承乃協于天官之數非神明其孰為

此哉推其類象則蓂莢之植階庭蓮蒲之生庖廚視四靈矣乃詔御府匱而藏之且晝其形遂以名圃爲之替曰帝德允臻廚不難致煌煌神芝吐葩揚榮曩披其圖今握其形永章遐紀載之頌聲

龍

瑞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漁則應和氣而遊於池沼又曰舜東巡狩黃龍負圖置舜

前又曰不衆行不羣處必待風雨而遊乎清氣之中遊乎天外之野出入應命以時上下有聖則見無聖則處

龍魚河圖曰天授元始建帝號黄龍負圖從河中出付黄帝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又曰黄龍從洛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令左右寫文竟龍去

河圖曰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黄龍五采負圖出舜前以黄玉為柙玉檢金繩芝為泥章曰天黄帝符璽

尚書中候曰舜沉璧於河滎光休至黄龍負卷舒圖出

入壇畔又曰河龍圖出雒龜書成赤文像字以授軒轅

詩含神霧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媧劉季興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水泉則黄龍見者君之象也又曰左契曰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

吕氏春秋曰禹南省方過江黄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龍俛而去

史記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貰酒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又曰黄帝土徳黄龍見夏木青龍生於郊

漢書曰文帝十五年春黄龍見成紀上乃詔議郊祀又曰宣帝甘露九年黄龍見新豐因改年應之周公沉璧青龍銜出玄甲圖

東觀漢記曰黄龍見於河馮異勸上即位上曰我昨夜夢見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等賀曰此天命發於神明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黄龍四見又曰安帝延光三

年黃龍見歴城又見諸縣

古今注曰高祖五年黃龍見華陽池十餘日九年又見長安五鳳四年黃龍出廣漢甘露元年黃龍見新豐二年龍見上郡騰躍五色升天丞相以下俱上壽

章帝建初三年黃龍見汝南項氏田廬中長五丈餘高二丈光耀廬舍及樹皆黃

哀帝永元十年黃龍見潁川定陵民家井中色黃目如鏡又見巴郡宕渠草木色皆黃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黃龍十三見明帝鑄銅黃龍高四尺置殿前

魏志曰漢嘉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禄大夫喬玄太史令單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當復見内黃殷登嘿記之四十五年登尚在黃龍此時見譙登曰單颺之言其驗兹乎又曰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摩陂為龍陂

吳志曰黃龍元年樊口武昌並言黃龍見孫權即位改

年為黃龍孫休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果立為帝而無後又孫權潘夫人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漢晉春秋曰青龍三年七月曹叡崇華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晉中興書曰孝武太后李氏以微賤入為會稽王宫人夢兩龍抗膝入懷太祖異而召之生烈宗

沈約宋書曰太史奏西方有天子氣時太祖為宜都王鎮荆州後入篡大位在道有黑龍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賦魏劉劭龍瑞賦曰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瓌麗光色燭燿侍衛左右咸與覩焉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翔集于邦國阜弊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惟般眺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

於洛邑遂廵幸于許昌憲宸極之天居建正殿以當陽

有蜿之龍來游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煥若羅星蔚

若翠雲光爲奕以外照水清景而内分聖上觀之無射

左右察之既精聊假物以擬身忽神化而無形昔太昊

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曁明后之隆盛又降見以揚聲

惟珍獸之玄真實殊異於四靈信應龍之道揚將天飛

於泰清

表魏陳王曹植表曰臣聞鳳皇復見於鄴南黄龍雙出

於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栖鳳於林囿龍於池為百姓旦夕之觀也

麟

孫氏瑞應圖曰一角獸者六合同歸則至一本曰天下太平則至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其所則麒麟生和平合萬民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一本曰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

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埳穽非時

張獵則至一本曰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臻

尚書中候曰帝軒提像配永修機永長修從也黄帝觀攝提配而行之以長從升機故也麒麟在囿鸞鳳來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麒麟在郊

鶡冠子曰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麟在郊野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麒麟至張網焚林則麒麟去

說苑曰帝王之著莫不致四靈馬德盛則以為畜治平則至矣麒麟麕身牛尾圜頭一角含信懷義音中律呂步中規矩擇土而踐彬彬然動則有容儀

漢書曰終軍從上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奇木支旁出輒復合上異之

毛詩義疏曰麟麏身馬足牛尾黄色圓蹄一角角端有

肉音中鍾呂王者至仁則出

東觀漢記曰章帝時麟五十一見又安帝三年頳川上言麟見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麟生於火遊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情性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見

王隱晉書曰咸寧五年白麒麟見平原又曰泰始元年白麟見羣獸皆從改年麟嘉

涼州記曰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羣獸皆從改年麟

嘉

頌吳薛綜麟頌曰懿哉麒麟惟獸之伯世平覿景不則

戢足德以衛身不布牙角委體大吳以昭遐福天祚聖

帝永享萬國

賛晉郭璞麟賛曰麟惟靈獸與麏同體智在隱蹤仁表

不抵執為狹哉宣尼揮涕

藝文類聚卷九十八